

胡慶育·陳之邁·毛人鳳

黃天邁

民國風雲人物印象記之四

胡慶育詩酒逞高才

胡慶育廣東三水人，清光緒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四月二十四日出生於北京，父親形恩（

遲圃）老先生，精義理詞章之學，對慶育督教甚嚴，更聘請名師陳慶祿教授說文及古詩文，因此舊學極有根底。

胡慶育是我燕京大學同學。他先在上海東吳大學攻讀法律，就擱一時。他來燕大入一年級，

我已在畢業班。因同在學生會活動，故常在一起。

學生會佈告宣言都由他主稿，文不加點，倚馬可待。在學生會發言，辯才無礙，口若懸河。畢業後慶育應司法官、高等文官、外交官等考試，

都被錄取。廿二年他進外交部。我回國在南京參加燕大同學會。一次在秦淮河游舫上聚餐，給慶育製造一個機會，他和同學楊式昭女士訂了婚。

慶育才高八斗，無論中英文、法學，都有極高造詣。風流倜儻，有名士風。他在外交部由科員而科長、幫辦、司長、常次、政次，一帆風順。他沒有外國學歷。任次長時，部裏幾位司長都是外國大學博士。他們的中英文公事，經慶育批改後都佩服得五體投地。政府播遷來台，搶運外交部全部檔案，慶育實主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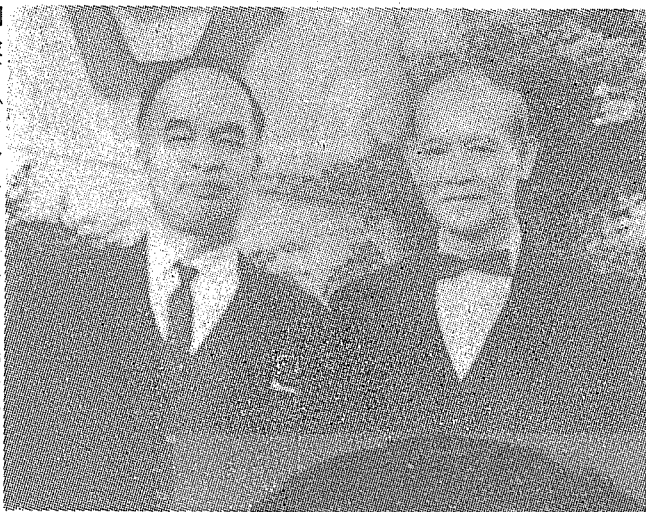
中日和約在台北簽字，葉公超為我方代表，慶育為副代表。斟酌條文，維護權益，與日本代表折衝，慶育之力為多。他法學淵深，做事精明果斷。經辦文稿，他人不能易一字。政府來台後

，國際局勢，雲譎波詭，慶育輔佐葉公超部長，因應得宜，功在國家。後出使阿根廷，外界傳聞，有酒後失態之說，其實西方外交酬酢場合，酒醉及假調情，司空見慣，不必為賢者諱，也不值得大驚小怪。

慶育喜唱國劇，唱時要有胡琴好手伴奏。一次在我家小聚，喝了不少酒。飯後大家請他清唱，他說沒有胡琴不唱。我說：「廣東腔二簧，不唱也罷。」他大不服氣。我們常為此爭吵。他到朋友家吃飯，常自己帶酒。又一次在新店我家晚餐，吃烤火雞，我告訴他不許帶酒。他到後我在他的口袋裏搜出一小瓶威士忌，當予沒收。慶育後來代表政府出席聯合國大會及修約法會議，並任海牙公斷法院公斷員。晚年益寄情詩酒，疏於保養。逝世時年六十有六。

陳之邁學者外交家

陳之邁廣東番禺人，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七月二十七日出生於天津市。家學淵源，書生本色。曾祖陳澧（蘭甫）人稱東塾先生，為清末大儒。父慶祿（公穆）先生為國學大師，供職外交部，與先嚴同事。我和之邁齠齡共嬉，同時入匯文小學。我十歲，他九歲。由小學而匯文中



胡慶育（右）與名詩人許君武（左）在金門合影。

學，同讀副班（選科）。連暑期班在內，我們兩年讀完四年課程。課餘參加田徑運動及足球，都不入流。我們參加英文「金銀島」話劇公演，居然叫座。之邁手神俊爽，博聞強記，冠絕儕輩。



一九六八年胡慶育（中）與中外友人合影，右為烏拉圭駐華代辦。

離開匯文中學後，我們分道揚鑣。他讀清華，我讀美國學校。我後來考入燕大，燕大與清華都在北平西郊海淀。兩校相距不遠，我與之邁時相過從。有時往餐館小酌，一次冬天大雪，我們自己帶雞酒去頤和園賞雪，六花飛絮，滿地瓊瑤，有如仙境。結果喝乾兩瓶蓮花白（一種高粱酒，海淀名產）。這都是五十多年前往事，不堪回首。大學畢業後，之邁去美國，我去法國。從此天各一方，睽違多年。之邁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博士學位回國，先任教清華、南開、政大。同時協助胡適之先生辦獨立評論，發表政論，名重一時。嗣受蔣廷黻先生之邀，出任行政院參事，奉派出任駐美大使館參事、公使。之邁贊襄魏伯聰先生處理對美外交，又輔佐蔣廷黻先生致力聯合國工作，甚多貢獻。四十四年出任駐菲律賓大使，在任內解決逾期遊客及華僑學校懸案，深受僑眾愛戴。我出席在馬尼拉召開之亞太營造公會聯合會國際會議，因得與之邁重聚。我們同吟杜工部贈衛八處士詩句，喝的酒不止「十觴」。後來之邁又出使澳洲及紐西蘭。五十五年出使日本，他讀了不少關於日本的書。到任後與日本人談及日本歷史文物，如數家珍，日本人至為敬佩。他促成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與先總統蔣公會晤。在職三年，備受日本朝野敬重。

五十八年，之邁調任駐敘廷大使。我在駐加彭大使任內回國述職，取道羅馬，作一日逗留。之邁邀我到一家專吃海鮮的餐館午餐。我們喝了一樽義大利紅酒。飯後他陪我遊覽羅馬古墟，我們到了古羅馬公共集會廣場（Forum），使我們

回憶童年同讀莎士比亞的凱撒（Julius Caesar）劇本中布魯特（Brutus）的演說，我們還能背誦。他對義大利語文、繪畫、彫刻、古蹟都有研究。公餘之暇，就是讀書。我發現他健康不如往昔，他說有氣喘病。六十七年他辭職回國，本想潛心著述，以經常體檢又住院治療，時抱悲觀，終於病浙榮民醫院，享年七十三歲。公祭時我送一副輓聯，未能抒悼念之情於萬一：

學者兼外交家。素仰典墳象奇，咳唾珠璣。每念絕逸清標，今日芳聲滿壇坫。

世誼又總角伴。詎料音容遽寂，書卷飄零。回首燕雲同硯，那堪舊夢覓黃墟！

毛人鳳處事稱敏決

毛人鳳先生，字齊五，浙江江山人，生於清光緒廿四年（公元一八九八年）。與戴笠將軍在浙江江山文溪小學同學。後來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，入上海復旦大學就讀，其後曾考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四期。不幸因病休學，病癒後參加國民革命軍任幕僚工作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戴笠將軍奉命主持情報工作，邀請毛先生作他的助手，先後在浙江省警官學校、武漢行營、西安行營第三科服務。民國二十六年，「七七」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戴笠將軍請求上級指調毛先生入京，掌理機要，「八一三」滬戰後，國民政府由南京遷武漢，毛先生奉派隨戴笠將軍主持軍委會調查統計局首腦部內勤工作。抗戰勝利後，升任軍統局副局長，民國三十六年

，調升為國防部保密局局長，先後破獲蘇俄及共黨在北平、天津、瀋陽、西安、蘭州等地的秘密通信機關，以及蘇俄和中共的特務組織，中央政府遷臺後，毛先生領導部屬先後破獲重要共諜案多起。因功奉總統頒授三、四等寶鼎勳章、勝利勳章、忠勇勳章，美國政府亦以毛先生在抗戰期中對中美情報合作，著有勳勞，贈以司令級嘉猷勳章一座。

毛先生服務情報部門工作，共二十餘年，歷任編修、科長、書記、股長、主任秘書、副局長、局長等職。早年參加中國國民黨，曾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。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十四日病逝臺灣，年五十九歲。總統追贈陸軍二級上將。民國卅一年我從印度回到重慶，謝力公兄為我安排，暫住新都招待所。過了幾天，我收到軍統局聘我為設計委員的聘書。另一份請帖，是戴笠兩將軍請我在曾家岩公館午餐。我到戴公館



毛人鳳任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時的照相、

後，戴將軍為我介紹幾位高級幹部。第一位就是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先生。寒暄過後，我們泛論世局。我看他蘊藉謙沖，淵亭岳峙，令人傾慕。他約我第二天到羅家灣局本部，派車接送，備承優渥。他介紹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啓瑞兄，為我在縹絲廠找住房。三個月後，戴將軍派我任機要室秘書，到局辦公。我辦公雖在另一幢樓房，每天都與毛人鳳先生見面。我調任海外區區長後，見面機會更多。秘書室和海外區同在二層樓。有時夜深人靜，到毛先生辦公室閒談。他的辦公室也就是他的臥房。一張床，一套辦公桌椅之外無長物。桌上案卷高疊。他批公事走筆龍蛇，剖決如流。一邊吸煙，一邊說笑。他晝夜辛勞，藉以輕鬆一下，他最愛聽我講法國笑話，有同志進來，還要我再講一遍，我勸他早點休息，他說：「桌子上公事批完再睡。」看情形要到凌晨，甚至天亮。

卅三年，陸軍總部及各戰區設外事處。由軍統局遴派通英文幹部出任處長。陸總外事處原定李漢元。戴將軍以李漢元麻面，怕委員長召見時通不過，改派我去。第二天毛先生對我說：「戴將軍昨天作的人事決定，好像他又後悔。他不願意放你走。你看怎麼辦？」我說我也不願意走。毛先生說：「好，你去力保李漢元。召見時將他排在儀表好的同志後面好了。」我去見戴將軍一說，戴將軍立表同意。人事定後，由我主持集訓一個月，結訓後分別派遣。毛先生輔翼戴將軍，兼權熟計，處處體念戴將軍苦心。在軍政機關幕僚長中，找不出第

二個人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隨戴將軍去上海、平、津。戴將軍逝世後，鄭介民先生留我在北平。民國卅六年我同南京接任國防部保密局辦公室主任，毛先生是副局長。他每天送大批機要公事，授權給我批判。我說：「我應當為你分憂，但我對本局人事業務生疏，機要公事還是你自己批判。」他遇重要問題，仍徵求我的意見。沖襟宏度，令人感奮。鄭先生辭局長職後，我對毛先生說：「我原負責外事，不適宜現職。我想請潘其武兄接替。」毛先生不肯，我當天提出辭呈。去看潘其武，拉他一起去看毛先生。毛先生要我接任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，我也懇辭。剛好魏道明伯聰先生邀我來台灣，毛先生要我以設計委員身分，視察督導台灣工作，與局本部直接連繫。我在北平任職時，一次回南京述職。毛先生告訴我：「北方某同志送我一袋珍珠及公司股票。公然行賄，我極為憤慨，當然拒收。你看要不要辦他？」我說：「他也許是好意奉獻，他又沒有犯罪，為什麼要行賄？」毛先生說：「至少你回去予以警告。」我回到北平後，即將毛先生對我所說告訴某同志，可惜他不予重視。我來台後，某同志因案被押解進京。我專函毛先生營救。毛先生復函說：「領袖英明，勿枉勿縱。當本戴將軍精神，依法審理。」毛先生來台後，出任國防部情報局局長，邀我到局工作。我已在省府任職（歷魏道明伯聰、陳誠辭修、吳國楨三任），無法分身。毛先生時予召宴，每談及戴將軍，輒相對歎

象印物人雲風國民「邁天黃 圖插「記

(頁六十四見文)

相照的時員導指班訓政會委軍任澤康

陳敦正「康澤的生平與志事」插圖

(文見八十六頁)



超倪、邁天黃、鳳人毛、強文起左排前
洲仙陳、才家喬、武其潘起左排二，凡
。影合



國陸大「士女影竹王頁八十三見文」影合婦夫飛振俞與(右)彭世揚家劇戲美旅
(「灰劫歷劇